皇明通紀法傳全錄

皇明通紀法傳全錄卷十二

東莞　陳建　著輯　　西湖高汝栻　訂

雲間　吳楨　增刪　　高尚悼 鳳翔　正

建文皇帝紀　帝諱允炆，太祖之孫，懿文太子子也。洪武十年十一月己卯，懿文繼妃呂氏所生。生十年，而懿文卒，將高祖年六十有五矣。是年九月庚寅，立為皇太孫。至是太祖崩，即位，年二十二。請難兵起，至金川門，帝避位遜去。在位四年，前史俱稱革除，仍洪武年號。然有屢　詔修復，故特為立紀云。

己卯建文元年正月，大祀天地於南郊。　太祖高皇配。

上御奉天殿，誓戒百官，夕宿文華殿齋宮。己卯出舍皇邸，尚膳進素食。庚辰子夜展事。　上脫舄登大祀殿，秉圭，奠贄，興，俯拜跪，如禮。昧爽還宮，御奉天殿，受郡臣賀，

方孝孺進郊祀頌、上嘉納之○遣使告即位天下神祇○遣燕府長史葛誠還燕初　燕王使誠奏事京師使覘朝廷所為、及至、　帝召問府中事情誠不敢隱遂密有委託使誠為內應、誠許諾還燕復命燕王覺其顏色有異遂深疑之、

二月都督韓觀練兵於德州○命都督僉事耿瓛左僉都御史景倩視軍北平尋召還、

按此從瞷燕也燕王宴二人及三司官袁珙于忠徽執酒相之、宴畢、白曰、宋忠面方五大身短氣浅張昺面方五小行、步如蛇、謝貴早肥氣短景倩身矮聲雄耿瓛顴骨插鬢色如飛火皆當、不得終耿瓛長興侯長子、皆率兵攻永平、華命日論死景倩本耿姓真寧人洪武二十七年進士任慧、倜儻尚大節、嘗與同舍

妖異不至以其忠直也

瓜蔓抄

生秘書約一宵還放負其約其人還訟之國師倩鮑日某私稿取誦之不還一字其人反無記大慚恨既出倩特還之曰吾凡子珍秘大甚故相戲耳又倩赴舉時淳化一女爲妖所憑倩宿之夜妖不至淫書景倩在此四字妖絕試禮部第三除翰林三十年累左僉都御史上即位擢都御史改御史大夫革命以方鍊諸人盡死而倩獨委蛇侍朝人疑之一日早朝倩緋衣入先是星者言文曲犯帝座甚急文皇因疑倩又見獨緋衣遂收之得所帶劍詰之曰我恐不死爲此不成天也壽罵不已抉其齒噀血御衣文皇大怒命鐵帚刷其肉肉盡罵已是後精英迸見時入殿廷爲厲命族景氏籍其鄉轉相攀染謂之瓜蔓抄村里爲墟

詔尊皇考懿文太子爲興宗孝康皇帝皇妣懿文太子妃常氏爲孝康皇后立妃馬氏爲皇后封弟允熥吳王允熞衡王允熙徐王立子文奎爲皇太子○詔優賢

仁政所必先

養老。墾田。興學。考察官吏。旌孝。賑貧。掩骼埋胔。贖民鬻子。減田租。

皇考既謚懿文、帝諱允炆、及皇子生、俊命文奎、識者曰此儒生常稱耳、不類天子氣象、及改建文年號、燕王聞之、詫曰朔重複至是、使臣民遍呼、年與諱同、無乃不祥乎、小子且見其敗也、

申詔親王不得節制文武吏士、○進封江都郡主爲公主、儀賓耿璿爲駙馬都尉、掌前府事、○都督僉事宋晟總兵鎮守甘肅、

按璿亦長興侯子、尚懿文長女、勇悍有畧、父北征、璿勸直搗北平、疾破之、已聞戰數敗、快快抱病、對公主泣、上遜去、璿益稱疾杜門不出、竟坐罪死、公主仍降爲郡主、明年春亦卒、

詔開史館纂脩太祖高皇帝實錄、以禮部侍郎兼翰

正直

林學士董倫爲總裁、侍讀學士高遜志、侍講方孝孺副之。命左都御史暴昭、戶部侍郎夏原吉、給事中徐思等二十四人充採訪使、分巡天下、問民間疾苦、貧廉平吏黜貪墨不職者、皆得以便宜行之。夏原吉採訪福建、暴昭採訪北平、具得燕藩事情、密封以聞、且請預爲之備。燕王深憾之。以周府紀善周是修爲衛府紀善、留史局、

按是修江西太和人、少孤力學、舉明詩、爲霍丘學訓導、入見、帝問家居何爲、對曰教人子弟孝弟力田高皇喜、擢周府奉祠正、尋陞紀善、建文初、王有過、建吏是修以嘗諫免、改衛府、留纂修、太祖實錄、好薦達知名士、數陳論國家大計、反指斥用事者、誤國用事者怨共推折之、不爲動、靖難師入京、是修卽遺書

是脩內貞外和孝友廉淡於學無所不究

別友人解縉楊士奇等且付後事暮入應天府學辭文孔子自爲贊繫之衣帶遂縊于東廡年四十九 上曰彼文皇總統陳英言是修不順天命請加追錄 上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勿問初胡廣金幼孜解縉楊士奇與是修有約同死者已而俱負約它日士奇爲修作傳語其子曰脫我死就傳而翁聞者笑之

是

更定官制先是壽州訓導劉亨應求直言上言文武並用父長之術六卿卑於五府非所以示均隆宜並爲一品國子祭酒師表天下不當在太僕下武臣子弟宜立學教之使知事上使下禮義 上嘉納之已與孝孺等議乃大加更定

按亨字嘉會廬陵人博通經史洪武中徵賢人君子辭歸養親後舉經明行修入對稱旨命說書華蓋殿尋以言事謫壽州訓導上詔言事多采用歷武進丞修學政課農桑有治績賜璽書陞雖後坐忤事罷歸

得體

使卓敬之說行文皇終身藩服矣

點睛妙

杜門不出、薦修永樂大典、及考試官、俱不就、宣德中、薦亨老學堪師表、亨自陳朝辭甚懇、帝曰、伏生九十尚傳經、八十爲教官何不可、尚書郭璡曰、老者安之、朝廷豈少此一人、得還鄉、正統中卒、年八十有

燕王來朝、行皇道入、登陛不拜、御史曾鳳韶劾王不敬、上曰、至親勿問、戶部侍郎卓敬密奏曰、燕王智慮絕人、酷類　先帝、夫北平者、彊幹之地、金元所由興也、宜徙封南昌、以絕禍本、夫萌而未動者幾也、量時而爲者勢也、勢非至勁莫能斷、幾非至明莫能營　上覽奏大驚、袖之、翌日語敬曰、燕王骨肉至親、卿何得及此、對曰、楊廣隋文非父子耶　上默然

鳳韶、洪武末年進士、建文初爲御史、劾燕王入覲失君臣禮、情雖後、召復御史不至、尋加侍郎、又不至、剗

血書憤詞牒上曰。予生靈陵忠節之邪。素負剛鯁之強。讀書而發進士第。仕宦而至繡衣郎。既一死之得宜。可以含笑于地下。而不愧吾文天祥。屬妻李子公望曰。我死勿易衣。遂自殺。時年二十九。李亦守節死。

卓敬。字惟恭。瑞安人。生質秀敏。孝弟。七歲時。相者相之曰。此骨髮必為名卿。惜哉。血不華色。嘗讀書夜歸失道。得一兕牛焉之騎。比入門。乃黑虎也。舉洪武二十一年進士。除户科給事中。時諸王多僭擬。敬乘間言之。 上曰。爾言是。朕慮不及此。因以為宗人經歷。建文時。密奏事褒。 文皇即位。責敬不奉迎。乘輿敬厲聲不遜。 文皇特憐重之。繫之獄。以姚廣孝言卒族之。臨刑。從容歎曰。變起家親。略無經畫。敬死有餘罪。經日如生。神色凜然。文皇嘗曰。國家養士三十年。惟得一卓敬。服其誠也。不衡以節。所著詩文五十卷。李峭板磊蒸。

三月丁巳。祀先師太學。○燕王還國。○召樓璉為翰林侍書。

梁楨曰可以死可以無死必須斟盡而後定從信錄責其不決未審是否

璉字士連，金華人，嘗從宋濂學。洪武中以藍山知縣擢廣東道監察御史，謫戍雲南，至是召入。　文皇命孝孺草詔，不可，既命璉，璉強受之，歸而愍悶。妻子問曰：得無傷先王耶？璉慨曰：我所為此正，恐累及汝輩耳。逡巡一久，經死。

勅布按二司官糾察屬吏。○擢神策衛經歷周璿左僉都御史。

按璿山東諸縣人，官僉都御史，靖難後不屈俱死之。

燕世子及其弟高煦、高燧至京師，尋遣還。時　太祖小祥也。　文皇遣二子來，或沮之曰：不宜偕往。　文皇曰：往哉，令朝廷勿疑也。齊泰請收之，黃子澄不可，以為彼將先備。三兄弟，煇祖甥也，煇祖亦勸　上留之，且言高

每事為黃子澄所撓盜亦天使之也大忠

者不顧私親

悔之晚矣

煦勇悍無賴寧惟叛主將叛父輝祖弟增壽力保無他遣之煦入輝祖廄中取良馬馳去世子既還國　文皇喜曰天贊我也父子得聚其後靖難師起高煦宣力為多　上悔不用輝祖之言○博士黃彥清閒步於市見兩兒食棗退讓有禮坐其傍觀之食畢餘一棗幼者遜其長者長者不受推遜良久遜句者舉以授之又見有得紗於衢者輒拂其塵置之高潔處以石壓之而去彥清歎曰何風俗之厚也明日入朝備述其事且曰陛下德化雖中年三異何以過此　上曰昨日宮中二人歐譁聲徹內朕呼而諭之曰朕寬刑尚德兩年來中外愉

能三自反[illegible]得非盛德不能

偷爾獨犯教意者朕有乖德歟行事無禮歟外仁義而內實多欲歟悱然感愧自責而二人始叩頭謝過夫一宮之內尚未能齊斯言何敢當也彥清拜賀曰萬邦時雍而有子獨敘四方風動而有弟未諧宮人相爭是其常事 陛下引為已過愈見盛德○逮北平右布政使曹昱按察使陳瑛副使張璉至京師時北平僉事湯宗首告瑛受燕府金錢結為心腹辭連昱及璉於是俱逮赴京下詔獄既而編管瑛於廣西昱放為民璉降為銅陵典史

三月 帝用齊黃策命都督宋忠調緣邊各衛馬步官

如此布置已極周密亦如天意之有所屬也

軍三萬屯開平燕府精壯悉選調隸忠麾下胡騎指揮關童等在燕府者悉召入京師以都督徐凱練兵於臨清都督耿瓛練兵於山海關而張昺謝貴則密伺動定約期俱發○調北平永清兩衛官軍屯彰德順德

按宋忠錦衣指揮使有智勇名洪武中號稜百戶上稱其直討西夷有功已死難于讒復死

高汝枝曰吾家處士巍嘗上書云藩封過侈親王多違犯朝廷不削則紀綱不立削之又恐傷親親之誼事屬難處賈誼曰欲天下治安莫要於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寡兵裁制良策也苟置晁錯削奪之策行主偃推恩之令則藩王之權不削自弱其賢如河間下詔褒賞驕逸如淮南濟北者初赦而終勸懲合親王告太廟明治其罪有不聽服者哉帝奇之而卒不能用以至於敗悲夫

京師地震求直言御史尹昌隆上疏言奸臣專政陰盛

賜天不過何惡於人

陽微謫見於天是以地震執政惡之出知福寧縣　上曰求直言而以直弃之人將不食吾餘命復原官

按靖難兵南下呂隆上言今日事勢日去而比來章奏言周公輔成王不若罷兵息戰許其入朝彼既欲申大義于天下不應便相違戾設有蹉跌便須讓位不失守藩若沉吟不斷恐禍至無日進退無據雖求為丹徒布衣不可得矣不報

頫炳激變

四月湘王柏有罪自焚死先是湘王僞造寶鈔兼殘虐殺人　上降勑切責召之王怒焚其宮室美人已而乗馬執弓躍入火而死○齊府人曾名綵上變告廢齊王榑爲庶人○幽代王桂岷王楩于其國並廢爲庶人

五月以戴德彝爲左拾遺宋徵爲宗人府經歷王叔英

爲翰林脩撰、按德彝與方黃同畫兵事、後不屈、死之、朱微數言耿晉諸將失律懷二心、靖難後縛至不屈死、王叔英黃岩人、與孝孺同徵、爲漢陽知縣、上即位、召入、上資治八策、皆援古證今、可見行事、後死建文之難、

以趙諒爲留守左衛指揮僉事、時時奉密命、往來軍中、諒能效職、諒開平王賜壯勇知方、上信任之、

六月召解縉爲翰林待詔○詔讓燕、時朝廷深疑燕、文皇因託疾不起、彊臥久之、被讓、遂稱病佯狂、頭廬戀頓曰寒甚、宮中亦杖而行、朝廷稍不爲意、俞逢辰告昺貴曰、殿下本無恙、公等勿懈防、恐一旦不可測、貴等謀益急、○遣中官逮燕府官屬、燕王稱疾不出、屢問僧道

衍以起兵之期毋對未可至是朝廷復密勅北平都指揮使張信手致　文皇信以爲憂其母疑而問之信以

匽毋知與信毋亦然

實告毋毋驚曰不可若父嘗言王氣在燕分王者不死非汝所能擒也不如轉禍爲福信聞之益憂不知所出未幾復有勅趣之信艴然曰何太甚乎乃往啓見王不可於是乘婦人輿徑詣　王府求見王見其挺身來無他

大數已定人將奉之以行耳

也乃令信入拜於床下　王陽爲感風不能言信曰殿下無然有事當以告臣　王曰我誠有疾非詐也信曰殿下不以誠語臣今朝廷勅信擒王　王果無意乎當

疑信非特生王一家

就執如有意當以告臣王見其誠不覺下拜曰生我一

且爲王三孫造爲半不祝之說

家之命者子也呼爲恩張乃召道衍等共謀語未幾簷
瓦飄墜地而碎 王以爲不祥色殊不懌道衍曰此祥
也 王謾厲曰汝何妄言此烏得爲祥道衍笑曰天意
欲殿下易黃瓦爾 王乃喜遂定謀○北平布政張昺

此非人力所能爲也 天也

謝貴以在城七衛并屯田軍士布列城中逼圍 王實
受密命約燕府長史葛誠與護衛指揮盧振爲內應其
時效順於燕者多恐謀敗昺祥爲出巡至某分司草奏
錄畢碎其草於手遲廻庭中若有事未決者然李直友
昺左右吏也時時侍側窺昺徬徨光景於户外與之俄
而入廁直躡揣曰往日文移與吾輩見之今乃藏密若

使昺有之水火可也揷於壁內册乃疎虞乎

是乃隨至厠見昺以碎紙揷厠壁內昺出直取閱之知爲燕事竟往府告　王並錄直機密昺令訓府中事而燕王又素結納直直既泄謀故府中得爲之備○方直之告也燕王大駭謀諸臣僚張玉曰彼軍布滿城市吾兵少恐不足辦事柰何朱能曰先擒謝貴張昺餘無能爲矣　王曰貴等防守既嚴猝亦難擒以計取之可也計將何出道衍曰容思之俛仰半晌沉思未言燕王復促曰事急矣幸善爲之道衍附燕王耳密語曰朝廷方遣人逮護衛官屬可悉依所坐名收之就令差來內官召貴昺付所逮者則貴昺必來來則縛之一夫之力耳

初四日　王稱疾愈、御東殿、官僚入賀、乃伏壯士於左右及端禮門內、遣人召貴𡚁、貴𡚁以王窘於大兵之集、不得已而獻其人耳、於是偕徃、衛從甚衆、至端禮門、門者呵止之、惟貴𡚁得入、時　王扶雙杖而坐、燕府官屬先入、賜宴行酒、方進西瓜、令校尉拳碎之、已而曰水出不堪、取刀剖之、於是兩廡伏兵盡出、擒貴𡚁、捽葛誠、盧震下殿、　王乃擲杖曰、我何病、爲爾輩奸臣所迫耳、誠等不服、遂斬之、時貴𡚁從者猶未知、移時貴𡚁不出、稍稍散去、圍王城將士聞二人被擒、皆散去、　王遂命張玉帥諸將夜攻九門、黎明已克其八、惟西直門未下、

此時貴𡚁何無意外之虞乎殆天敗事

此時有俞逢辰見兵起泣諫以死又有彭二見討賊殺惡豎焉

大呼集兵千人將入攻會府中擒卒格殺之

王命指揮唐雲單騎往諭守者曰汝毋自苦今朝廷已聽吾王自制一方矣衆聞雲言皆散乃下令安集城中王親詰問貴昺不服皆斬之後旣登極族貴昺及誠震家○靖難兵起以丘福張玉朱能爲都指揮僉事權布政司吏李友直爲本司右參議戍卒金忠爲燕府紀善燕王旣殺謝貴張昺等乃諭將士去建文號止稱元年以首誅奸臣齊泰黃子澄爲名三司官不同心者旣被擒戮而布政司參政郭資按察司副使墨麟僉事呂震都指揮同知李濬陳恭等皆從之凡三日而省城定○都指揮馬宣巷戰不勝走薊州俞瑱走居庸關都督宋

馬宣死

居庸之戰一損懷來居庸彭聚孫太死宋忠俞瑱死

忠師師次居庸退保懷來留瑱守關○江北蝗有司請督捕　上曰朕以不德致蝗又殺蝗以重朕過臣民其極言朕失俾得改有司其赦疑獄捐逋租周窮乏以修實政是歲蝗不爲災更有秋○燕王帥將南出張玉曰不先定薊州將爲後患　燕王遂出師討之馬宣起兵西逊拒戰不利退守薊州玉諭之不下環城攻之宣不支被執罵不絕口遂死○居庸破瑱走懷來甲申靖難兵攻破懷來都指揮使陳質引師來援都指揮彭聚孫泰力戰歿之都督宋忠都指揮俞瑱被執死之時忠守懷來瑱守居庸相爲聲援將謀攻北平城　燕王謂諸

將曰居庸北平之襟喉百人守之萬夫莫窺必據此乃可無北顧之憂初至衆心未定易以取也令指揮徐安率兵往攻瑱方部伍未定燕前鋒將千戶徐羊領騎兵徑抵關門大呼殺入瑱軍敗走遂拔居庸於是瑱走依宋忠　王謂諸將曰宋忠擁兵懷來居庸有必爭之理因其未至可先擊之忠輕躁寡謀狠愎自用乘其未定擊之必破矣遂帥馬步精銳八千捲甲倍道而進　王據鞍指揮有喜色先是獲諜者言宋忠誑其將士云爾等家在北平城中皆爲燕府所殺宜爲報仇　王乃命其家人張其舊用旗幟爲先鋒衆遥識旗幟又識其父

兄子弟無恙相呼輒應皆喜曰我家固安遂多降者恣衆列陣未成　王麾師渡河直衝其陣忠大敗入城王師乘之而入忠急匿于廁搜獲之并擒俞瑱斬首數千級并斬都指揮彭聚孫泰於陣獲馬八千餘匹餘衆悉降靖難兵既克懷來山後諸州皆不守而開平龍門上谷雲中守將往往降附

按懷來之戰泰先登多斬獲中流矢裹血力戰奮呼陷陣死陳賢守大同有威名陞都督同知嘗發代府陰事是日引兵援忠敗走退守大同革命日被執不屈死之

庚申靖難兵攻永平指揮使趙彝郭亮叛降燕○大寧總兵劉貞都督陳亨都指揮卜萬引大寧兵號十萬出

眞不知變急

松亭關攻遵化逮萬獄

按大寧居遼東宣府之中在喜峯關外俯視北平之背寧王濰封在焉大寧都司所統軍士華戎錯雜故用劉眞陳亨卜萬朱鑑四人統之眞性巽不斷而亨有二心惟萬智勇超衆一心朝廷燕王忌之用反間計作書貽萬盛稱萬毀亨召所獲卒放歸投萬置書衣中厚賞之而又故令同獲卒得窺見之亦請行許得同歸獨無賞心懷不平北至事發貞亨遂執萬萬極辨不能白竟下獄

八月以長興侯耿炳文爲征虜大將軍駙馬都尉李堅都督甯忠爲左右副將軍同安陸侯吳傑江陰侯吳高都督都指揮盛庸潘忠楊松顧成徐凱陳暉平安等帥兵三十六萬分道北征

按是時命將出師俱出齊太黃子澄籌畫帝惟召學士輩討論周官法度居便殿弄柔翰而已○耿炳

此舉彼聖
聞不容髮
而曰無令
我有殺叔

文藁人君用之子守遠東稱老將善戰北征南至真
定竟敗走召還仍食故封永樂初陳瑛迎 上意劾
之暴卒國除○李堅武涉人以父英尉公故尚 高
祖第七女大名公主素負才勇北征與燕將丘福戰
互勝負封新城侯給券已而敗于滹沱河中箭被擒
文皇命械送北平道卒子莊嗣永樂中除○吳傑黜
國威襄公子援真定失律謫南寧衛指揮○吳高嗣
父江陰侯建文中出兵攻永平不克被燕反間削爵
永樂召守大將被劾編堠奪券○盛庸北征屢有功
封歷城侯充平燕將軍敗張玉譚淵四年浦口戰敗
降附鎮守山東元年致仕以陳瑛劾怨望削爵暴卒
○徐凱合肥人建文元年從何福征百夷有功已而
兵潰滄州被執遣至北平仍其官暴卒○寧忠后死
難○平安滁州人北征有功進副總兵安力舉數百
斥善戰靈璧之敗被執以爲北平都司進都督
僉事七年 文皇忽問安乃尚無恙安慫經死

祭告天地祖廟、告出征也。○誡北征諸將士曰咨爾將
舉兵入京而令其下曰一門之內自極兵威不仁之極

父名異宋襄之仁也讀史至此噴然失笑

今爾將士與燕王對壘務體此意無使朕負殺叔父名。○書諭諸王削燕屬籍○檄山東河南山西給軍餉○赦程濟出獄擢爲翰林編修充軍師護諸將北征

按濟朝邑人徐州之捷諸將樹碑紀功濟一夜往祭碑人莫測其意後文皇見碑大怒椎之遽止曰爲我錄文來因按姓名行族誅濟姓名獨沒斷處得免上出亡時問計濟濟曰云云乃免止召僧人爲上薙髮從出亡遇險輒用術脫去數十年後隨上至南京莫知所終與同邑高翔起明經翔勵名節濟好術數翔曰願爲忠臣濟曰願爲智士其後翔九十死難。

免君父于難是武子之愚亦是武子之智

置平燕布政司於真定命刑部尚書暴昭掌司事時北平布政司爲燕所據故也○贈故翰林待制王禕爲翰林學士諡文節

白溝河之戰二

鄭州原本作莫州非也

料敵設謀不出文皇掌握諸將莫及

按開國以來文臣無謚自禕始以其子紳爲之請也

八月耿炳文帥師次於真定遣先鋒將都指揮楊松進據雄縣靖難兵破雄縣楊松死之甲寅戰於鄭州都督潘忠兵敗被執時炳文帥師三十萬駐真定分遣都督徐凱領軍百萬駐河澗潘忠屯鄭州楊松帥先鋒驍勇者九千人進據雄縣約忠爲殿　燕王聞之躬擐甲冑帥師至涿州壬子屯於婁桑令軍士秣馬蓐食晡時渡白溝河謂諸將曰今夕中秋彼必不備飲酒爲樂此可破也亟行夜半至雄縣圍其城忠援兵不至松令軍士登城大罵燕師益憤黎明破其城而入松與麾下九千

人皆戰敗獲馬八千餘匹燕王度潘忠在鄭州未知城破必引衆來援諭諸將曰吾必生擒潘忠諸將未喻遂命譚淵領兵千餘度月樣橋伏水中各取茭草一束蒙其頭又令軍士數人伏路側望忠等援戰即舉砲旣而忠等果至　王進兵逆擊之路傍砲舉水中伏兵亦起據橋忠戰敗急趨橋不得北兵腹背夾擊遂生擒忠餘衆多溺死　王遂至鄭州盡降其衆萬餘獲馬九千餘匹耿炳文部將張保來降且言炳文共三十萬先至者十三萬分營滹沱河南北　燕王厚撫保遣歸使其詐言保兵敗被執幸守者困得脫竊馬歸又言雄鄭敗

炳文惟保言是聽何燕主見也

伏燕兵旦夕且至、令河南兵北移、得併力破之、易炳文聞保言果移南營過河。燕王至眞定駐白溝河語諸將曰、炳文在眞定不虞我至由間道破之必矣、遂推兵次無極縣帥驍騎數千繞出城西炳文逆戰張玉朱能渾淵與戰炳大敗遏朱能與敢死士三十餘騎追奔至滹沱河東炳文衆尚數萬復列陣向能能奮勇大呼衝入炳文陣陣衆披靡而王與丘福復以奇兵出其背循城夾擊橫衝其陣炳文大敗急奔入城李堅爲北軍騎士所執寧忠顧成皆被擒內兵死者五萬將死無算棄甲而降者三千餘人 燕王謂堅至親送北平道後卒

仁不可爲衆黃子澄獨不聞乎何嘵嘵于五十萬之足恃也

歸罪何人

又以成先朝舊人解其縶與語曰豈非皇考之靈以汝授我耶因語以不得已與師之故言已泣下成亦泣遂遣人護送北平令輔世子居守炳文因守眞定三日不能下

燕王還北平○吳傑率師來援眞定兵潰○遣曹國公李景隆總兵爲征虜將軍代耿炳文也時炳文敗衂報聞帝大懼召群臣問計黃子澄對曰勝負兵家常事無足慮今天下全盛士馬精彊兵甲堅利粮餉充足區區一隅豈足當天下之力調兵五十萬四面攻之衆寡不敵必成擒矣曰孰堪將者子澄曰景隆文武全才也向不遣炳文而用景隆必無此失 帝然之親餞

璟文成公子伯溫可謂有兒子矣

遁遼 召谷

景隆於江滸賜犀玉帶斧鉞召炳文還京。○谷王橞自宣府遁歸京長史劉璟獻策不報

按朱忠敗遠逖侯恐谷王乃偕妃妾遁歸劉璟隨谷王來京獻十六策王即命贊畫李景隆軍中璟初嘗至燕文皇與之奕璟勝 文皇怒曰朋不少讓我耶璟正色曰可讓處讓不敢不讓不可讓處璟不敢讓也已贊景隆軍不見聽信景隆敗璟夜半渡盧溝河破冰冒雪至良鄉裂趾跋行三十里遇其子貊翼上馬遁家養疾數年與疾赴闕進閱見錄千萬言文不聽革命日璟称疾不起逮至京見 文皇猶稱殿下且云殿下百世後逃不得一个字下詔獄髮自經死

召遼王植從荆州召寧王權不至削護衛

太祖諸子中燕王善戰寧王善謀初燕王嘗巡邊與寧王相得甚歡北兵起齊泰等慮兩王通燕故有是命及削護衛燕王喜曰收大寧必矣乃遺寧王書告窮蹙求解得書不知召削者寧王書請輸兵遂赴大

極論諸臣之誤而動以一本至情如不省何

何必十年

寧

監察御史康郁上書不報

書畧曰諸王親則太祖之遺體貴則孝康之手足尊則陛下之叔父使二帝見陛下爲大上而弟與于遺顯戮彼雖可廢而二天之靈其能安乎臣每念至此未嘗不流涕也此皆豎儒病藩封太盛疑慮太深而至此夫唇亡齒寒誰不自危周王既竄湘王自焚代王被廢而齊臣又告王反矣爲計者必曰兵不舉則禍必加是則朝廷激變之也及燕之舉兵今兩月前後調兵者不下五十餘萬而乃一夫無獲謂之國有謀臣可乎陛下誠不察此臣恐以爲不待十年必有噬臍之悔矣不行

江陰侯吳高及都指揮耿瓛楊文帥遼兵圍永平○景隆師次河間山東參政鐵鉉督餉仍贊軍務時景隆乘傳至德州收集炳文餘衆并調各道軍馬五十萬進營

料得透心徹骨

河間鉉飛芻輓粟水陸並進　燕王聞之呼景隆小字曰九江膏粱竪子耳未嘗習兵色厲中餒忮刻自用爲克任事以數十萬衆付之是自坑之也趙括今復見矣然吾在此必不敢至今須往援永平彼將乘吾出來攻堅城在前大軍囘擊必成擒矣諸將曰北兵少奈何燕王曰戰則不足守則有餘（此六木老）吾在外可隨機應變非專爲永平也直欲誘之至而擒之耳吳高怯不能戰聞吾出援必走是我一舉而解永平圍且破九江也遂行戒世子嚴守勿出○靖難兵援永平吳高等遁走靖難兵追敗之遂進攻大寧時　燕王議援永平諸將請守盧

溝橋、　王曰、李九官乃圖深入合此不宗使彼肆志將守困於堅城之下、此兵法所謂利而誘之者也、既而吳高聞　燕王將至引師遁還山海燕兵追之斬首數千級、王遂議攻大寧、諸將咸曰大寧必道松亭關、今劉貞陳亨守之、破之、然後可入關門險塞猝恐難下、遲留日久。李景隆必來攻北平。恐城中驚疑不安、莫若回師破景隆、徐取大寧。萬全之計也。　王曰、今從劉家口、徑取大寧不數日可達、大寧兵悉聚松亭關、其家屬在城、老弱者居守。師至不日可拔、城破之日撫綏將士家屬則松亭關之衆不降則潰、北平深溝高壘守備完固、縱有

百萬之衆未易以窺正欲使其頓兵堅城之下歸師擊之勢如拉朽耳弟從予行無憂也貞亨聞情難兵至趨援大寧大寧破貞悔曰吾失斷也不得已浮海還京於是松亭師潰諸驍將悉降燕

破大寧朱鑑死

冬十月靖難兵襲破大寧都指揮朱鑑死之　文皇曰曩予趨塞上見大寧領朶顔諸夷驍勇善戰戍卒皆閭左罪謫不能爽吾取大寧斷遼東得胡兵許戰吾事濟矣遂率銳卒千人倍道趨大寧遣書寧王言窮蹙求解吾弟寧王邀文皇單騎入城執手大慟言不得已至此南兵百萬旦夕且破北平非吾弟表奏吾死矣寧王爲

草表謝請赦居數日欵合不爲備文皇勒兵出伏城外諸覘審吏士稍稍得入城遂令陰結諸胡酋長及閭左思歸之士皆舊定約文皇辭去寧王餞郊外伏兵起執寧王諸胡士卒一呼皆集守將朱鑑力戰不支被縛罵不絕口死之寧王惟都指揮房寬遂降乃下令安撫城中頃刻而定○李景隆帥師圍北平不克時景隆聞燕王在大寧遂帥師渡盧溝橋喜曰不守此橋吾知其無能矣遂薄城下築壘九門遣別將攻通州又結九營於鄭壩村親督之以待 燕王之還令壘營人各爲戰非受命不得輕動遂攻燒順成門燕府儀賓李讓與燕

此時不思一心戰力而猜懷忌用事乎坐失此机可惜

將梁銘等拒守甚力世子嚴肅部署選勇士夜縋城砍營南軍擾亂退營十里惟都督瞿能勇奮與其二子帥精騎千餘殺入張掖門銳不可當顧後軍不繼乃勒兵以待景隆忌能成功使人止之俟大軍同進城中於是連夜汲水灌城天寒冰結明日南軍雖欲登城不可得矣

好制法

燕王至會州簡閱將士立五軍命都督指揮張玉將中軍朱能將左軍李彬將右軍徐忠將前軍房寬將後軍軍各置左右副將以大寧歸附之衆分隸各軍

北平之戰

十一月庚子靖難兵及李景隆戰於北平景隆敗走還德州時景隆日夜戒嚴士卒植戟立雪中凍死及墮指

自謙而實服諸此文見燕叔後於以群臣之雄略也

者其衆　燕王諜知之謂諸將曰違犯天時自斃其衆吾不勞而勝矣景隆遣都督陳暉領哨騎渡白河　燕王帥精騎薛祿等追擊之暉敗復悉銳攻一營莫有救者遂連破七營因逼景隆營張玉等列陣而進至城下城中亦出兵內外交攻景隆不能支宵遁翌日九壘猶固守北兵破其四壘諸軍始聞景隆走委棄兵糧晨夜南奔景隆遂還德州燕諸將稽首賀王曰前臣等請破景隆然後攻大寧而　殿下不從睿筭神謀制勝料敵無一不酬何其神也　王曰此適中爾向卿等所言皆萬全之策我所未用者度有可乘之機耳此不可爲常

法但後有商略無難於言
○廢岷王楩爲庶人岷府典善李世英等棄市○燕王
上書罪狀左班文臣齊泰黃子澄等奸惡且曰乞將奸
臣齊泰等發來軍前究問如陛下不發臣必不休兵抵
京師赤地千里尋復移檄天下○遼王來朝時大寧旣
爲北兵所破山海關以東守將或遁或降遼王懼遂渡
海來朝
十二月靖難兵趨大同時李景隆在德州復調各處軍
馬期以明年春大舉　燕王諭諸將曰李九江集衆德
州將謀以來春大舉我欲誘之以敝其衆兵法所謂逸

克廣昌

景隆受重任總敗爲功彼當陰罷于心安乎黄子澄由爲懸賞其擧一哄

而勞之安而動之者也、今帥師征大同必、然告急、督李景隆出援大同、苦寒之地、南卒脆弱不堪、使敵疲於奔命、則凍餒逃散者必多、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此兵法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也。諸將曰善、遂帥師出紫荊關、攻廣昌、克之、壘丘降○加李景隆太子太師、初景隆之將命北伐也、實黃子澄薦之、故景隆之敗、子澄等匿不敢以聞、帝一日問子澄、曰外間近傳軍中不利、果何如、子澄對曰聞交戰數勝、但天寒士卒不堪、今暫回德州、待來春更進、景隆復以捉退燕師聞、故有是命、且遣使齎貂裘文幣白金珍醖賜之○罷兵部尚書齊泰

罷二人足以弭靖難師耶何愛二人不以謝天下

太常寺卿黃子澄以　燕王表列二人之罪也二人名雖罷退陰實籌畫治兵如故○河北指揮使張倫等結盟報國、

按張倫負氣節喜觀古忠義事感薊州馬宣曾濬對起兵攻北平不克死發憤因率兩衛官軍南奔結盟報國初從景隆軍已從盛庸軍多戰功後死義。

正統中李子勝爲金川書院訓之

以工部侍郎練子寧爲吏部左侍郎○茹常復爲兵部尚書、

語涕有冰霜之色

景隆召還子寧請誅之不聽憤激叩首言此賣國奸臣備員執法不能除之請先伏誅遂至罷朝用是修蕭用道上書指斥用事者誤國用事者怨且詬子寧曰事已至此尚不能容直論乎革命日子寧被縛至語不遜　文皇命斷其舌且曰吾本章芳周公輔成王子寧手探舌血大書地上成王安在遂族誅姻戚

坐戍邊者百五十一人

選募謀勇士以楊本為錦衣衛鎮撫周拱元為所鎮撫

按本中牟人精遁法吳王撫軍本請登臺觀兵見大水淼淼一軍無跡王駭問本曰此水遁也及帥師北向本常持三十斤鐵棒騎戰北軍披靡無敢前屢取勝景隆忌本不上功本約日出戰請繼兵景隆曰種得瓜熟寮別人採去恥不救本恐疏請治景隆罪不能用本孤軍獨出無繼被擒繫北平獄後北兵濟南失利守國者恐北平搖動索本殺之 文皇大怒曰本有才略不得究用方欲用之奈何殺本命收瘞之

○周拱元沅州人熟諳兵書善占候信乎唇沅鑑嘗從征引步兵防餉有功不知所終

參贊大將軍軍務高巍使燕巍願使燕披忠膽陳禮義曉禍福許之至燕稱國朝處士臣巍上書 燕國大王不報

老論稱大
芳不允不
消除有得
于正誼明

按蘧遼州人，事母蕭至孝，洪武十五年，應貢入太學，十七年，擢參尋授前軍督府斷事，十八年上疏墾荒田抑末、愼選舉、恤名器數事，太祖嘉納之，後坐斷事不稱旨，謫貴州關索嶺，許僕代役，上即位，初知州王欽應詔辟薦，上書，命參景隆軍，已使燕，景隆兵敗，自拔南歸，後京城破，繫死驛舍。

以錢芹爲行軍署斷事，芹大芳爲副都御史，葉砥爲翰林院編脩。

按錢芹，字繼忠，吳人，少好奇節，洪武初，辟督府府掾，從中山王出沙漠，解職閒居者二十年，郡守姚公善虛懷請見，芹授一冊，竟不交言而退，冊中言勤王事，善薦爲戶部司務，尋從大將軍咨議軍事，多所斷畫，入奏近病卒，衛條兵事，上執政，墾吳縣之黃山。○大芳與人，博學能詩文，洪武中，以儒士應辟，典教淮南，召對，慨之，擢泰府長史，勉以董子輔相之業，賜賚甚寵，大芳感激，顏其堂曰希董，後死獄中。○葉砥，上虞人，有學行，洪武二年進士，除定襄縣丞，坐累謫涼州，杜門力學，諸士爭從砥游，元年，求賢，砥以史才召脩

國史、改廣西按察僉事、永樂初、坐書靖難事、多微詞、被逮、籍其家、惟書數篋、釋之、仍命總裁永樂大典、

庚辰建文二年、正月靖難兵攻廣昌、守將楊宗以城降、○薊州鎮撫曾濬起兵攻北平、不克死之○省躬殿成、殿在乾清坤寧二宮間、爲退朝燕息之所、置古經聖訓其中、以尚父丹書之旨、夏書色音宮室之戒、命方孝孺爲銘、○保定知府雒僉、蔚州守將王忠、李遠以城降於靖難兵、

三月試策禮部貢士吳溥等一百一十人、賜胡靖、王艮、李貫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靖初名廣、對策親藩陸梁人心不搖　上喜擢第一、且曰朕豈可廢乎、賜名靖

文皇此言深合兵法讀高論卓未第然衆必也

兵貴精不貴多在將之善否不在衆文

四月李景隆自德州進兵北伐命魏國公徐輝祖帥師繼之時景隆軍過河則前鋒已至白溝河郭英等過保定期於白溝河合勢同進　燕王聞之率諸將進駐固安　王謂丘福等曰李九江志大而無謀喜專而違衆郭英老邁退縮平安僄而自用胡觀驕縱不治吳傑懦而無斷數子皆匹夫其來無能爲也惟恃其衆耳然衆豈可恃也人衆易亂擊前則後不知擊左則右不應前後不相救左右不相聞徒多無益也況彼將帥不專而政令不一紀律縱弛而分數不明往者鄭村壩之戰衆非不多兵甲非不堅利逐之即敗如風行草偃其摧敗

皇以八百勇士而與景隆以六十萬衆而取勝在兵多而將不任也文皇論兵可爲萬世

披靡失志喪氣至今魂褫魄奪夫將者三軍之司令也將志怠則三軍之勇不奮而敗跡形矣其甲兵雖多糧餉雖富適足爲吾之資耳爾等但秣馬厲兵聽吾指揮舉之如拾地芥兵法所謂敵雖衆可使無鬬又曰識衆寡之用者勝吾策之審矣第患爾等過殺當謹以爲戒是日燕軍渡王馬河駐營於蘇家橋其夜大雨平地水深二尺 王坐交牀以待旦忽見兵刃有火光如毬擊㷭然相上下金鐵錚錚作聲弓弦皆鳴 王喜曰此必勝之兆也帝慮景隆輕敵乃遣輝祖帥京軍三萬爲殿星馳會之○己未李景隆帥諸軍次於白溝河靖難兵

白溝河之戰四

迎戰不利時景隆及郭英吳傑等合軍六十萬號百萬列陣以待惟都督平安伏精兵萬騎邀擊之　文皇曰平安豎子從吾出塞征胡識吾用兵以故敢爲先鋒今日吾且破之使心膽俱喪安驍勇善戰迎戰鋒初交安奮矛帥衆而前瞿能父子亦奮躍所向披靡殺傷燕兵甚衆燕軍遂却燕有內官狗兒者亦勇敢相當率千戶

平安亦一善戰之將

華聚等自河北岸力戰　王自率軍數萬夾攻亦破之殺數千人都指揮何淸被執時日已暝人猶戰未已文皇從三騎殿後迷失道下馬伏地視河流辨東西始知營在上流倉卒渡而北是日也兩軍互相殺傷安軍

白溝河之戰五

文皇此言以繫軍心耳

哨馬失百餘匹而已。燕王既收兵還營，其夜秣馬待旦，渡河索戰，於是張玉將中軍，朱能將左軍，陳亨將右軍，爲先鋒，丘福將騎兵繼之，馬步十餘萬，黎明燕軍畢渡，瞿能及其子先與燕軍房寬交戰，平安帥大軍爲兩翼，寬陣披靡，擒斬數百人，張玉等見寬敗有懼色，王曰，勝負常事耳，彼兵雖衆不過日中保爲破之，即麾精銳數千突入左掖，高煦率張玉等軍齊進，王先以七騎馳擊之，且進且退，如是者百餘合，殺傷甚衆，南軍飛矢如注，射其馬凡三被創而三易之，所射矢三服皆盡。乃提劍左右奮擊，劍鋒折缺不堪擊，乃稍却，馬每阻於堤

景隆之敗子澄等誤之乱景隆一趙括文皇方牽共來而適中其願天也

幾爲翟能所及斬其騎數人平安善用鎗刀所向無敵北將陳亨徐忠皆被創巳而安斬亨於陣忠兩指被斬不斷忠自斷而擲之裂衣裹瘡而戰高煦見事急帥精騎數千前與王合高煦援戰彼此相持而王亦疲矣日晡午瞿能復引衆躍而前大呼滅燕斬其騎百餘人前越儁侯俞通淵陸凉衛指揮滕聚復引衆赴之會旋風起 王見其陣少動乃以勁騎繞出其後突入馳擊與高煦騎兵合遂斬能父子於陣平安與朱能戰亦敗於是列陣大崩奔北之聲如雷通淵與聚等皆死北兵追至其營乘風縱火燔其營壘郭英等潰而西李景隆潰

天將有所成則必有所誤子澄之誤天將以成文皇大業也天之所與易加乎平安[illegible]雖賁亦失其謀勇矣況景隆之流乎

而南委棄器械輜重不可勝計斬首及溺死者十餘萬、燕兵追至月樣橋殺溺蹂躪死者復數萬橫屍百餘里、景隆單騎走德州其後白溝河暴骨如莽過者莫不悲焉、是戰也魏國公徐輝祖帥軍爲殿獨全軍而還靖難兵進攻德州

五月督餉山東參政鐵鉉參贊軍務高巍還守濟南先是李景隆南奔巍及鉉隨之次臨邑諸城堡皆望風奔潰時方端午巍及鉉酌酒同盟協力固守濟南以須後援相與慷慨涕泣以死自誓遂趨濟南募兵并收集潰亾士卒以守○李景隆棄德州走濟南靖難兵遂入德

棄德州景隆守土鎮臣其遁何也

州時景隆聞北兵將至遂棄德州之衆宵遁往就鐵鉉、燕王遂入德州、籍吏民、收府庫、獲糧儲百餘萬、自是兵食益饒、哨騎至濟南縣、執教諭王省、既而釋之、省還陞明倫堂、集諸生曰、此堂名明倫。今日君臣之義何如、遂大哭。諸生亦哭、遂以頭觸堂柱而死。省江西吉水人。

王省觸柱以死氣與與濟與世同心

靖難兵進攻濟南、李景隆敗走、遂圍城、鐵鉉等固守不下、時 燕王聞李景隆南走、令諸將乘勝追之、倍道而進、是月庚辰詰旦至濟南、時景隆衆尚十餘萬、倉卒出戰、布陣未定、 燕王帥精騎馳擊之、景隆復大敗、單騎走、於是圍城環攻甚急、鐵鉉督衆悉力捍禦、燕兵不能

景隆之去三十六山上著也使人人如鉉除君雖與安

下。陞鉉山東左布政使

先是燕將率兵趨濟南景隆出兵合戰城下鐵鉉等悉力防禦大挫靖難兵辛巳 文皇陞水灌濟南濟南人大懼鐵參政曰無恐計且破之不三日遁矣令齎人皆哭呼曰旦日且降蓄輟守具出千人城外伏地請降又請退兵十里無驚動城中人 文皇大喜是時 文皇在軍逾年往來戰守甚苦僅得永平保定及北平三府諸府縣旋破旋堅守不肯降至是聞濟南降曰濟南中原要會得濟南斷南北即不下金陵畫中原自守徐圖江淮遂下令退軍受降軍中大喜呼萬歲鐵參政懸

鐵公謀智處實開出

兵咯敗績難亦人保哉

使鉄板下稍後文皇危矣即橋從斷亦無可解矣能傷馬首橋不可動二者皆天動靈明也

鐵板城門上伏壯士闔堵中約俟文皇入城呼千歲即下鐵板扳橋　文皇乘肩輿張蓋率勁騎數人渡橋直至城下城門開守陴者皆登城伏堵間　文皇北入門門中人即呼千歲鐵板亟下傷　文皇馬首　文皇棄馬取從馬走走至橋橋下伏兵發斷橋橋不可動文皇得過橋後合兵圍濟南鐵參政守陴者罵文皇靖難軍大怒攻益急○靖難兵解濟南圍還北平盛庸鐵鉉遂復德州諸郡縣先是北兵圍濟南凡三閱月百計攻之而城中隨机應變敵莫能入

燕王大怒乃以檄擊城將破鉉書　高皇帝神牌

縣城上師不敢擊鉉每出其不意募壯士突擊北兵皆破之　燕王憤甚計無所出僧道衍謂王曰師老矣於是撤圍退還北平鉉遂及盛庸等兵復德州諸郡縣兵勢大振○擢鐵鉉爲兵部尚書賛理大將軍軍事封盛庸爲歷城侯

九月朔詔大將軍盛庸總平燕諸軍北伐命副將軍吳傑進兵定州都督徐凱等屯滄州○宋參軍說鉉曰濟南天下之中北兵今南去其留守北平者類老弱且永平保定雖叛諸郡守堅守者寔多郭布政董書生公能出奇兵陸行抵眞定南朝諸將潰逸者稍稍收合不數

前觀賊曰至濟南而被圍鼎張挺之忠堅幸遇知己之鐵都更從衣冠以學聯若徐濟界之趙越盛績兵之桓樹余宗濟公之科設大參宋公之所旋振陣張都統之能勇給餉王太守之稚措、

日可至北平。其間豪傑有聞義而起者，公便宜部署，號召招徠之。北平可破也。北平破，北兵回顧家室，必散歸。徐沛間素稱驍勇，公檄諸守臣倡義集勇。俟北兵歸，合南兵征進者晝夜躡之。公館穀北平，休養士馬，迎其至擊之。彼背腹受敵，大難旦夕平耳。鉉以軍餉盡於德州，城守五月，士卒困甚，而南將皆駑材無足恃，莫若固守濟南，牽率北兵，使江淮有備，北兵不能越淮，歸必道濟，吾邀而擊之，以逸待勞，全勝計也。乃設宴天心水面亭，犒問辛苦，述賦賡歌，激發忠義。

七月，用方孝孺等議，更定品官階勳，倣周禮卿大夫士

繼林[?]守成更大干法祖憲文敕年舊章變更殆盡矣

之制復命翰林詞臣參訂損益洪武禮制而頒行之

八月承天門成詔改爲皐門先是承天門災詔營建之至是告成工部尚書鄭賜請更易門名以應天變方孝孺乃考周制改承天門爲皐門端門爲應門午門爲端門謹身殿爲正心殿帝從之更定殿閣學士及東宮官僚翰林院官制不可悉紀改侍讀學士爲文淵博士郎以方孝孺爲之

吳顧曰　祖訓條章云後代不許設丞相建文以齊太爲左丞相黃子澄爲右丞相不但設丞相且更改官名如改六部侍郎曰侍中六部郎中員外主事曰上士下士中士給事中曰左右拾遺都察院爲御史府廷試策問改皇帝制曰爲勑問諸生皆變亂舊章不守成憲靖難之師出有名矣

十月靖難兵襲破滄州執都督徐凱程暹等　燕王以盛庸之北向也下令徃征遼東將士聞之頗不樂行至通州張玉朱能請問曰今密邇敵境而勤師遠征況遼地早寒士卒難堪此行恐非利也　王乃屏左右密語之曰今敵將吳傑平安守定州盛庸屯德州徐凱陶銘築滄州欲為犄角之勢德州城壁堅牢敵衆所聚定州脩築已完城守粗備滄州土城隤圮日久天寒地凍雨雪泥淖脩之未易便葺我乘其未備出其不意忽趨攻之必有土崩之勢今徉言徃征遼東示無南伐之意以怠其心因其懈怠偃旗捲甲由間道直擣城下拔之必

事以密成
語以洩敗
況行師乎

大皇亦熟
知地利

敵至不知
何以爲爲

矣失令不取他日城成守備堅完難於爲力且机事貴密故未令衆知者慮洩也王與能叩頭稱善徐凱等諜知燕兵往征遼東果不爲備遣軍四出伐木晝夜督軍修城燕兵過直沽　王語諸將曰彼所備者惟青縣長盧今塼垜兒竈兒坡一程無水彼不爲備𢡱此可徑至滄州城下是夜三更起程一晝夜行三百里過　騎盡殺之食時俺至滄州凱猶不知督軍運土築城如故及兵至城下乃覺亟命分守城堞衆皆股栗倉皇無暇擐甲燕兵四面急攻王麾壯士由城東北肉袒而登踰時遂拔其城先遣兵斷其歸路生擒凱及暹及都指揮俞

洪趙許胡原等斬首萬餘級餘衆悉降燕將譚淵盡坑殺之誠送凱等還北平

東昌之戰

十二月盛庸移營東昌燕兵進次臨清○靖難兵攻東昌盛庸鐵鉉督師與戰大敗之斬其大將張玉時庸等聞燕兵且至椎牛宴犒將士誓師勵衆閱精銳背城而陣具列火器毒弩以待　燕王謂諸將曰此易與耳彼旣乏糧而出東昌素無蓄積其何所恃乎燕師日恃屢勝見庸旗幟往即鼓譟而前盡為火器所傷俄平安兵至與庸軍合於是庸麾兵大戰斬其都指揮張玉于陣騎兵往往有棄巾而降者庸軍厚集圍　燕王數重

是役也使非天命不亦殆哉

盛庸以靖難兵起充參將以濟南之功封侯代景隆總兵戎河敎燕兩大將四年累敗斬附後削爵暴卒

朱能、周長率胡騎奮擊其東北角。於是西南拗兵漸薄、王躍馬突出得免。庸軍擒斬萬餘人、燕師大敗、遂北奔、庸麾兵追之、復擊殺者無筭、先是帝詔諸將戒約軍士、無使朕他日有殺叔父之名。燕王知之、故每戰挺身獨出。雖短兵接戰、莫敢加刃。王騎射猶精、追者每爲所殺。至是兵敗北奔。王猶以一騎殿後、追者數百人。不敢近。適高煦領指揮華聚等兵至、獲庸部下指揮常某等數人而去。燕王喜、以高煦爲肖己、甚獎之。○詔舉俊通文學之士、以處士唐愚爲翰林學士

高汝拭曰、往讀史、至漢文時謀國之臣、孰與賈誼賈大夫、不羈絷單于頸、而抱火積薪之慮、惟帝侯王

為諄諄家令之疏備邊詳哉乎其言之也要以安宗廟而尊天子舍削六國集足事者帝心奇其才莫能施用竟成六國之禍雖然帝之所能者猶冀乘之重以重綱挈而已若曰言有其將軍在豈憂諸侯王哉譬之治病腰大如脛指大如股者痛也或言分之偃或言削之便者兼禁方也而參候則難也言分言削者試方者也試方者只覓試驗者國費得國亟事幾矣若楚文朝之用李九江並紀概之真將略哉動六國之兵而猶以棘門觀上之兵應也故曰安危在于出令存亡在所任明而熟于計者宜深籌之

諸罪臣犯法被黜者恐叛走降燕燕盡復其舊職

皇明法傳錄卷十二終